

孔子改制攷九



攻諸子  
儒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書櫃在蘇  
翻刻必究



儒攻諸子考

孔子改制考卷十七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一名又名祖詒正山

儒攻諸子總義

儒攻管子晏子

儒攻子桑伯子

儒攻原壤

儒攻棘子成

儒攻少正卯

儒攻老子

儒攻楊墨

儒攻法家

考七

儒攻名家

儒攻縱橫家

儒攻兵家

儒攻宋鉞

儒攻許子

儒攻陳仲子

儒攻騶子

儒攻濳子髡

儒攻子莫

儒攻白圭

但不知名雜教苟子攻之與孟子同不同也



大興國者必平僭偽任道者必攘異端異說崑瑣怪偉足以惑  
人世誣民充塞大道為儒之宗子為儒之將帥張皇六師無密  
小寡命以推行大道固守聖法豈得已哉傳曰教德不宏信道  
上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當諸子之朋與天下之充塞而推  
工陋廊清道自光大戰國則徧行天下後世則一統大教孟荀  
行揚其鑣董子定其業嗚呼儒家而編功臣傳耶其准陰中山  
已哉

荀子天言之行文大夫  
天下小人日月工中山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眾喬宇崑瑣使  
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  
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眾是它器魏牟也忍情性基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

考古

三

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眾是陳仲史鮪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  
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鈞也尚法而無法下俗而  
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  
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足以欺惑愚眾其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  
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  
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

鄧析也

荀子非人子也三  
十二子而不正已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愚眾使混然不知



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雎魏牟因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  
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  
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  
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紀綱然其  
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  
之罪也

韓詩  
外傳

申韓詩無思孟但攻十子宜得其確則攻思孟者或荀氏後學  
左傳益之歟它囂作范雎或是名字之異莊周添出上工十子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  
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  
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

考七

三

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  
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荀子  
天論

而孔子之道六通四關無夫不在諸子之學悉受範圍然當  
工時諸子改制紛如競標宗旨守執一偏以自高異天下學者  
上靡然從風荀子特揭其所短指其所蔽極力偏攻儒教光大  
王荀子最有力焉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  
制僻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

而隊

荀子  
禮論

古擅作典制當時諸子紛紛改作以與儒教為難者堅白同  
異則墨及公孫龍暴慢恣睢則楊列申韓荀子攻之以昌儒學



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撥

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

淮南子  
求真訓

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

鹽鐵論  
毀學已

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論道

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

上王  
道已

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後人宋士  
陶傳生自

大陶亦揚雄昌黎之比以其書不傳故後賢忘之然陶生後漢

行時孔學大明政諸子不足為功矣惟獨尊孟子最為先河其

知識之高亦在昌黎皮日休之前驅矣

正左右儒攻諸子總義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論語  
入倫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

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

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

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韓非子外人而不有仁  
諸說左右之子立于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論語問語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同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晏子春秋外篇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同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粲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

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

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公孫丑

右儒攻管子晏子

考十七

五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論語雍也

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曰孰能相與

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窮

說苑謂子桑戶不衣冠而處蓋開揚學之先聲者故仲弓不

以為然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

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

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

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



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理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說文修文

右儒攻子桑伯子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術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論語

右儒攻原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論語

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論衡書解

右儒攻棘子成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

考七

六

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說苑指武

右儒攻少正卯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說

儒村

恬澹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為賢乎是則老聃之徒



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遠與黃老同操非賢也

論衡定賢

儒與楊墨其道為三而老氏為我儒墨救世則雖三而實為

二焉故在戰國儒墨最盛而老氏遜之以其俱救世也至於

漢初老氏最盛儒學駸駸其間而墨亡矣蓋救世之道同而

儒順墨逆故墨歸於儒老氏與儒相反故後世反有存也

儒學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

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

考七

者謂之遁天刑莊子養生

### 右儒攻老子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

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

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乎周公兼東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庸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設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勝文

孟子終日以明孔道闢楊墨為事至引三聖自比攻之以洪

水猛獸厲其詞如此率子弟闢之謂能距楊墨即為聖徒其

樹之標立之黨也如此聖門有此堅勁之師此楊墨所以敗

績矣

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乎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

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論衡對作

物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

論衡對作

墨子孟子俱與告子辨則相去下遠楊朱為老子弟子亦

相去不遠而言盈天下二氏之力勁甚墨子短喪尤攻儒道

考之

故孟子以無父斥之誠不得已楊雄謂楊墨當道孟子闢之

廓如也此真功不在禹下哉或以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孔墨互攻乃其後學非二師之道本然是未讀

墨子非儒公孟墨氏實挾全力以倒戈孔門實無兩立之理

昌黎生在唐時已不知孔墨改制爭教之由固不足辨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

放踵利天下為之

孟子盡心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淮南子

墨子夷之因徐僻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

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



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孟子文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荀子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

考七

九

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廢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賡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並同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

若子王霸

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上下有等孔子之義也墨子主張兼愛尚同無差等之義不與先王同然其道大黷耗悴莫甚役夫之道也莊子謂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是也墨子之道所以敗績也其道高而難行非孔子中庸之義故荀子極力攻之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

荀子正論

薄葬之制為墨子所改定蓋上古發骸之風甚盛故墨子定

考立

十一

為此制所以防其忠也然孔子已為之防比太古已薄矣墨子則儉不中禮矣

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也

荀子禮論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同上

墨子之學本出於孔子乃倍叛而反攻故荀子攻其倍叛也陳相稷陳良之學而從許行之學孟子攻其倍師堅守孔教而攻異教荀孟兩大儒為最有力也

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



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哀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荀子禮論

此為攻墨子短喪之制目為刑餘罪人之喪是謂至辱攻之甚也

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

君子恥之荀子禮論

故情親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斯止矣外是姦也

雖難君子賤之同上

公羊傳而得君子疑焉何休解詁君子孔子也則此君子即為創儒改制之孔子也恥之為禽獸賤之為姦人此儒者援

考士

孔子以攻墨子短喪之制者也

士

君者國之隆也公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致士

此亦攻墨子者也墨子兼愛尚同視至親如路人無尊卑親疏之別與儒者異故荀子攻其二而亂與孟子攻墨氏無父無君夷子二本之意同

右儒攻楊墨

法家嚴而少恩史記太史公自序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

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同上

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新書時變



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

鹽鐵論中韓

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

鹽鐵論周秦

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

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

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之也

鹽鐵論非鞅

商鞅法行而亡

鹽鐵論道

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

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

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

鹽鐵論非鞅

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

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

考十七

三

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有崇

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小

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

同上

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

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殖其身以謝天下

鹽鐵論國病

商鞅以權數危秦

同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

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

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商君列傳

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

鹽鐵論刑德



右儒攻法家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史記太史公自序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同上

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

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列子仲尼

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公孫龍

此孔子高攻公孫龍白馬非白馬之說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

荀子修身

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

考七

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

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

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

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呂氏春秋淫辭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曰斷木為棊梳華為鞠亦

皆有法焉不答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法言吾子

右儒攻名家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

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

者必不以義亡鹽鐵論表賢



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人  
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論非

論非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勝文

大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  
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  
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史記

張儀列傳

考志

孟

### 右儒攻縱橫家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令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孟子告子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孟子告子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

不容於堯舜之世孟子告子

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  
善用兵者也是皆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  
及和齊也持契約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孟子告子

孟子殃民不容於堯舜之世善戰者服上刑蓋即衛鞅繆蟻

之流法尚權謀傾軋者為春秋所疾也



宋桓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  
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  
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  
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考左

五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凡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

宋桓莊子天下篇作鉞古音通也莊子稱其禁攻寢兵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不舍與此合近世歐洲有  
禁兵會亦其比也於春秋之義疾滅國善向戍相合故孟子  
稱其志也其道淺而不謬故孟子許之而少正之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  
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  
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鬪也必  
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今能優侏儒狎徒詈侮而  
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



人或入其史漬竊其豬彘則拔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  
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  
惡則不鬪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然則鬪與不鬪邪亡  
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  
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  
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  
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為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  
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  
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  
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  
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而聖王之公榮辱是也

首子  
正論

聖王者孔子也王制者孔子之法也孔子之法有榮辱

考七

七

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德行厚知慮明  
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賁祿厚形勢勝上  
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  
勢榮流淫汙漫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  
之謂義辱詈侮捋搏捶笞膺脚斬斷枯磔藉靡舌繆是辱之由  
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  
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  
辱無害為竟有勢榮無害為榮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  
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  
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



宋子案不然獨拙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踴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慕色耳不欲慕聲口不欲慕味鼻不欲慕臭形不欲慕佚此五慕者亦以人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矣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慕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貧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

考志

志

下賢祿田邑愿懣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巖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哉琦論

宋鉞以見侮為不辱與佛法忍辱畧同婁師德唾面自乾未嘗非長者處世之行然榮辱為治法所由人道未能去也苟子負荷儒學以其過高而攻之

右儒攻宋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掘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  
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異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  
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考七

六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  
為而後用之走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  
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敵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為學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考七

九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

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文



許行被褐織屨高誤並耕其道甚苦蓋本為墨學而稍變之  
欲自立門戶者當時創教紛紛少自立者輒思創宗旨以自  
名一教莊子謂墨者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其道大嚴被褐織屨亦大嚴矣並耕同買則尚同  
之餘義故許行必墨氏後學皆假託先王力與孔子為難故  
孟子極力攻之

右儒攻許子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  
見也井上有李蠟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

考七

三

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柳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山史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  
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  
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  
己頽頽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  
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  
滕文

陳仲子亦當時創教之人其學雖不可見然織屨辟纊節用  
若行避九離母薄於人倫殆聞墨子之風者荀子以為盜名



大約以苦行動人而不尚言論也孔子之道以人治人可而止陳仲子知義而不知仁失其本矣

忍情性綦絡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鱗也考子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

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

哉語子

仲子宗旨雖不可考而孟子攻其亡親戚君臣上下則其說

與儒氏畧同但有妻耳其苦行亦與佛同故能風動天下趙

威后至欲殺之想以其無君也顯違孔子之道故孟子不得

不攻之

考七

### 右儒攻陳仲子

三

驅術嗜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

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卜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

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

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

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

土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度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

大際迄昔皆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溥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為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

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史記孟荀列傳

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四夫榮感諸侯者也論衡

右儒攻駟子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

濶于髡蓋當時辨者之固稷下之客或惠施之徒歟能引男

考十七

女之禮蓋稍知儒旨而攻子思公明子則亦異教攻儒者也

右儒攻濶于髡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

子莫執中蓋與孔子近矣然彼究別創一教不從孔子孟子

為孔門禦侮故並攻之也

右儒攻子莫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孟子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壑之



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以史記考之白圭亦當時有道術者但是粗才以孟子闢之  
國易

右儒攻白圭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

荀子論

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

考十七

三

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隳之

耳

上同

書稱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孟子稱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禮稱刑人於市與眾共之則為民賊者人人皆得而僂之也夫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故堯舜兢兢於天祿永終四海困窮以見天命之不易假也此為孔子非常異義學者疑惑每為世俗之說所動荀子力辟之與孟子同又按司馬遷史記立項羽為本紀陳涉為世家見秦王無道人人皆得而誅之而陳涉項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湯武也

特以暴易暴故不終耳史公為之立本紀世家即是意乎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



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也荀子正論

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王者奉天治民視民心之向背而驗天命之所歸不得私相轉授擅以天下與人者故當時子噲授燕於子之卒啓亂亡之禍蓋為淺陋者之說所惑焉

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其過甚矣哉夫是之謂

鬼說荀子正論

當時諸教之微言大義全在口說故荀子攻之為世俗之說陋者之說是之謂鬼說墨子之說姦人之說則非孔子之說明矣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怪嬰共艾畢菲

考七

孟

樹履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荀子正論

右皆不知名雜教荀子攻之與孟子同

改制考卷十七終

弟子

陳國鏞初校

歐蔡甲總校



儒墨最盛  
並稱攷

上海文同  
譯書局刊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和昭

孔子一統之後如漢高明太囊括四海惡主悉臣人不知孔子為創教諸子之一人更不知與孔子同時爭教之巨子然在戰國時國既諸雄並立而秦楚為強教亦諸子並爭而儒墨最盛其時傳教各視其力各竭其才而儒墨二字充滿天下實中分天下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謂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又謂逃墨必歸楊逃楊必歸儒老楊之學似若為吳蜀之鼎立然墨學濡首救人又多才藝人多歸之當戰國末遂與儒並對立若南北朝於時老楊之學僅如蕭簪一線之傳不足比於大國矣夫原儒墨所以最盛者豈不

考十八

以行仁兼愛哉人道莫不賴於仁固非為我之私所可此矣然墨道節用非樂薄父子之恩失生人之性其道枯槁太艱離天下之心天下弗堪咸歸孔子豈非聖人之道得中和哉墨學微而老學以為我之私陰行漢世至今不廢則陰道隱緣之故然漢人尚以墨翟與孔子並稱項羽雖敗漢人獨立本紀豈非兼愛尚同之遺烈耶凡教之光大於世者未有不出於仁愛諒哉今考儒墨大盛之條及秦漢人以儒墨對舉者附焉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呂氏春秋

度有

孔墨以仁立教其弟子徒屬充滿天下殆有曰也故諸子並



出孔墨獨盛。墨卒敗大道之行。豈苟然哉。儒於戰國雖未一統而半分天下矣。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交驗而必之者。

考八

二

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愛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考度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韓非子顯學

韓非與李斯同事。始皇去漢不遠。為諸子之殿。於時猶孔墨並稱。顯學蓋宗。派散布徒。屬滿天下。然孔學有八家。墨學僅三。比之南宋。朱子學徒勝於陸子。而朱學遂行。至於延祐。遂立科舉。孔子入漢。六經立於學宮。甲科射策。事正相同。鑿後可以推前孔。大道之行。亦可考其端緒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藝非子

儒使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

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

也韓非子顯學

上稱儒墨此稱儒俠俠即墨也孔墨則舉姓儒俠則舉教名

其實一也太史公云儒以又亂法俠以武犯禁有儒林傳復

有游俠傳時墨者尚武故二傳並錄亦對舉儒墨也淮南子

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亦然太史公雖有儒墨擯俠不載

之說疑俠為墨之別派乎

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

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呂氏春秋不侵

考六

孔墨徒屬充滿天下不可數計故萬乘之主莫能與之爭以

國主不能與爭其盛大流行可想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

無爵位以顯入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

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

之有愛子弟者從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

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

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瓘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

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榮者得當也呂氏春秋當榮

當時孔墨二家徒屬彌滿天下故韓非以二家為顯學玉



大人愛子弟皆從之學蓋呂氏時而教之人中分天下矣時孔子雖未一統有墨梗之亦已得半傳教亦極速哉墨子後孔子數十年而徒屬半天下則尤速矣直

墨子悍甚故傳極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讐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受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受利之

考十八

四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彙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刺子

天下丈夫女子皆知孔墨皆矐頸舉踵而思安利孔墨所謂

天下歸往謂之王故曰無地而為君也孔墨當時大行於天

下下逮於婦孺殊方絕域莫不景從非其徒屬盛傳之故哉

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

而無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



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喜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自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家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皮之比說服道人也。呂氏春秋順說

考十八

五

丈夫女子皆願安利，孔墨則當時服教者無所不徇矣。近世自諸生外，不得入廟謁孔子。况女子乎，甚非古義也。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淮南子道應利

此與列子黃帝篇呂氏春秋順說篇引惠盎之說同。孔子墨之教盛傳具見左證。

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

之分也。禮論

荀子為孔門後學，傳經大儒，其書攻墨子之教，直過於墨子而猶以儒墨對舉，則當時墨學與儒分道揚鑣可知矣。



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  
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  
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春秋

戰國以還稱博聞勤學者必以孔墨為稱首而諸子不與焉

其並名如此蓋孔子墨子皆以學問制度勝人諸子多空虛

非其比也雖宜於時者墨不如孔而荀勝至朱勝陸後人皆

荀孟並稱未陸對今正與此同觀後以知前最足勝據者矣

今儒墨荀稱先王兼愛正下則視民如父母

韓非子  
五蠹

儒墨並稱而謂之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可知儒墨所以大

行者惟稱先王則於古有徵惟兼愛則坐民共慕此所以萬

考八

六

流向風而諸子不能比之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宗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冲尼墨翟窮為匹夫

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

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

之美惡

莊子  
盜跖

當時開口輒稱孔墨人人敬服自謂不如其所以入人心者

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運天

昔者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



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氏而不能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務大務

以孔墨繼舜禹湯武蓋以孔墨皆為天子之事所謂行大道於世也

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呂氏春秋賁因

孔子道彌子瑕事雖謬然當時人論事說理或單舉孔墨或以孔墨與三代聖王同舉其尊之如此

考十八

七

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莫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編為偏墨矣淮南子術訓

以此言之不獨詩書禮樂為三代舊名易春秋亦然坤乾之義不修春秋固墨子所同者也惟刪定不同耳

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者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秦旒訓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淮南子假真訓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同上

右儒墨最盛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在宥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塗也而况今之人乎莊子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莊子徐無鬼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

而儒墨乃始雜駘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

恥也莊子

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莊子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尸子廣澤

夫禍之始也猶燧火藥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

翟之賢弗能救也鄭子

於時稱聖智者人人皆知有孔子墨子故論事輒舉以喻理焉

考六

孔子貴仁墨子貴兼呂氏春秋不二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韓非子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新書過秦

為儒而踞里間為墨而朝吹竽淮南子說山訓

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工同

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向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

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

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淮南子修務訓

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

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

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淮南子記論訓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同上

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淮南子主術訓

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居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

同上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為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

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

制淮南子齊俗論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鹽鐵論

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為得也鹽鐵論駁學

儒墨大盛故外人毀之

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鹽鐵論是錯

考十八

九

江淮大盛則中原可想雖淮南王招致之故亦可見儒墨之

推行矣

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

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後重禁之故

發憤於陳王也鹽鐵論哀賢也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

辯而不能自免新序雜事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論衡案書

王仲任後漢時尚知儒墨之宗派而對舉之

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論衡齊世

上有孔墨之黨下至孟荀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論衡對作



孔墨之籍李孟不肯讀論衡自紀

孔墨弟子固多寒士當時貴人自少從之必俟學者乃能相以成學也

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論衡累害

王仲任能知墨翟之短謬且生在東漢宗尚孔子可謂至矣而開口猶孔墨並引蓋風俗所沿順口輒及猶今鄉曲稱考試猶言七篇論職官猶言五府沿明之遺說故也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論衡薄葬

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論衡定賢

考六

十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論衡命義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申鑒俗嫌

右儒墨並稱

改制考卷十八終

弟子康同勳初校  
歐榘甲  
梁應驄覆校  
王覺任總校



魯國全沒儒教攷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魯國全從儒教考

孔子改制考卷十九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

一名祖詒

魯人從儒通論

孔子為聖人之譽中外皆稱之

孔子為吏行道於魯

魯人盡服孔子之教

魯尊敬孔子子孫弟子後學

魯儒生戰國秦漢時尤盛

光之行也最速必自近而至遠者勢也將使日月照霜露墜大小遠近若一聲教遍於大地必先行於諸夏將使楚魏齊秦咸立博士漢夷四衣咸誦六經必先行於魯國康成經學

考十九

朱王理學皆數十年而遍天下彼瞿曇之於迦維衛摩訶未之於麥加猶然天山萬里東走碣石渡海而起秦岱青青未了聖神崛起雲滂雨浣其居不遠其時甚近舉國而為儒雖戎馬生郊而絃歌不絕豈非聖人之大化哉

魯人皆以儒教

史記游俠列傳

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

淮南子齊俗訓

右魯人從儒通論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論語子罕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曰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同上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



是也例尼

右孔子負聖人之譽吳太宰魯叔孫陳大夫所言中外皆稱之如此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荀子儒效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魯表而韞投之無戾韞而魯表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呂氏春秋樂成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淮南子放訓

考十九

邱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愚之以問

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

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公羊定公十年解詁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氏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

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者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新序雜事一

右孔子為吏自行其道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卑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方博哀公十一年



當時稱孔子書為儒書如今日稱佛書道藏以教名之魯人皆從儒教自尊故齊人憂之儒書之盛於當時雖偽左亦傳其說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禮記檀弓

孔子生時創制魯人已從其教行三年之喪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

喪三年哭泣甚哀

墨子快子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

考十九

三

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有嚴



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呂氏春秋具備

王制禽獸魚鼈不亨殺不鬻於市淮南子主術訓言先王之法魚不長尺不得取王制者孔子之制也先王之法者孔子之法也宓子賤治亶父漁者不取小魚其殆能行孔子之道也歟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

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

考九

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

二百餘年不絕

史記孔世家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莊子田子方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

史記孔子世家

右魯人盡服孔子之教事效至先蓋道必行於鄉教必起於近佛教先行於迦維釋族摩西先行於迦南猶太摩訶末先行於麥加皆自然之理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孟子孫丑公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孟子萬章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



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上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孟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史記循吏列傳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

數非子外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

右魯能尊敬孔子之子孫弟子後學加崇異禮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

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

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

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

考元

五

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

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

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

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

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列子周穆王

此雖列子自述其學而魯多儒生儒生多尚天下求學術

者必於魯儒亦可見矣

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劉子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史記儒林列傳齊魯學者不廢則儒術自絀於上而自行於下若元世之學者矣豈不盛乎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

陳涉博士史記儒林列傳

歸陳涉者有諸儒則魯儒甚盛矣此皆讀秦焚以前之書者足見先秦儒術之盛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

考尤

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史記儒林列傳

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而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上

圍城之際猶誦習絃歌不輟况干戈大定後哉孔子之教入人深矣謂之諸儒可見坑焚無恙孔教大行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史記太史公自序

齊魯先行孔子之教至史公少年當益盛鄉射之禮尤盛行者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史記貨殖列傳

太史公稱鄒魯好儒備禮蓋鄒魯於時儒教極盛矣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  
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  
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

考元

七

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  
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  
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史記叔孫通傳

此三十餘人為叔孫所請徵定禮樂必皆耆儒英博為叔孫  
聞名敬服者若其未徵之儒多如牛毛殆不可計可知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  
也史記萬石君列傳

以齊魯為名齊魯之多儒高行可知

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廷舒六藝  
之諷論太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

陳其詞鹽鐵論  
雜論



顧亭林謂後漢風俗氣節之美由光武明章表章之功豈知  
昭宣之時諸生能與御史大夫抗辨百折不撓守死善道故  
知孔子之澤鄒魯之風長矣

右魯之儒生戰國秦漢時尤盛

考元

八



改制考卷十九終

弟子

羅澗楠初校  
梁應詒覆校

致築甲總校  
王覽任



儒教徧傳天下  
我國秦漢時尤  
盛考

上海大同  
譯書局刊



儒教編傳天下戰國秦漢時尤盛考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

南海康有為廣夏撰一名祖詒

孔子弟子後學編傳儒教於天下

天下皆尊慕孔子服從儒教

儒教盛行於戰國

儒教盛行於秦

儒教盛行於漢初

七雄爭劉項戰如獠狗二蛇之鬪何關理道哉古有鬥馬鬥

雞鬥人俗大秦有鬥牛一闕之市若狂迷於旌旗金鼓津津

樂道之以為是時也儒術絀焉夷考其時服儒衣冠傳教者

充塞天下彌滿天下得游行教導於天下不知祿爵不擇人

考字

一

主惟以行教為事所至強聒其君相誘導其士民立博士開

黌舍雖經焚阮不悔此儒教所由光被哉後生受其成不知

前哲傳教之苦僅以閉戶潔身為事其嗤孔子為佞也固宜

其不肖者困於祿位知有國而不知有教欲不微也得乎竊

用恐懼著春秋戰國秦漢時孔門弟子後學傳教之故著於

篇俾後儒知所法焉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呂氏春秋

孔子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則多有無量數可知此為孔子身

後教大行之鐵証惟墨子與分立未能一統耳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淮南子

恢真訓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者友



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  
子夏居西河子貢終子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  
至子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  
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以學顯於當世

史記儒林傳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  
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仲尼弟子列傳

世之顯學儒墨也

非子顯學

考子

二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  
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  
儒

儒分為八

並同上

右孔子弟子後學徧傳儒教於天下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曾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

高誘注二士指孔子墨翟

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

必稱此二人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  
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之絕

呂氏春秋當染

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

同上



子張魯之鄰家也願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呂氏春秋尊師

論語稱有殺無類鄙家盜駟皆為大賢亦可見聖門甚大無所容心至斯受耳

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安利之呂氏春秋順說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

舉踵而願安利之列子黃帝

考二十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

舉踵而願安利之淮南子道應訓

仲尼無置錡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

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荀子王霸

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

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偏為

儒墨矣淮南子主術訓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

觀禮子蓋慎諸禮記檀弓

右天下皆尊慕孔子服從儒教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



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

諫曰中大夫晉重刻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若其耳而未

之目耶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中牟

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韓非子外  
儲說上

身修學博是儒者之學也觀此知孔子之學當時已大行矣

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何  
尼弟子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

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

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

日就月將韓詩外  
傳卷三

魯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鹽鐵論  
相刺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史記

觀此可見魯有博士孟子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相即是其

人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

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

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

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君臣不爭國有

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

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新序雜  
事第四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



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王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同上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

考字

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新序雜事第五

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說苑臣術

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說苑善說

莊周為田子方弟子則亦儒者也子夏田子方吳子皆為文

侯所師友乃於莊周復發粟百鍾送之其尊儒亦至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

子徒也予私淑之人也孟子離婁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子列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

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



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至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百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

考子

十一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孟子滕文

滕文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  
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考二十

七

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  
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

矣  
孟子  
滕文

孔子之道仁而已矣仁始於父母故孝弟為仁之本仁極於  
天下故井田為仁之極國君首從孔子之道者魏文侯為先  
滕文公次之二君誠賢主哉後世得行孔子之道二君有功  
焉宜配享孔廟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非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

或之先也  
孟子  
滕文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

當時七十子後學傳道甚盛楊墨之徒多有逃而來歸者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子有餘人論儒論

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戰國策 劉向序

牛缺居上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呂氏春秋 秋必已

當時學儒者超曠如此雖盜亦畏其賢宜其教之盛也

考于

牛缺為上地大儒下之邯鄲則趙人從儒教而有盛名者且當時惟荀卿得稱大儒然則牛缺之成就可想否亦陳良之儔也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臯勝者必殺臯殺臯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韓

儲外說

當時戰國之儒教盛行天下以儒者為一異教異人戒律甚



嚴故有此問臣情所各或有為而言或是時儒教持戒更嚴  
如宋儒之嚴謹故能變動天下歟

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  
行義不顧毀譽戰國策秦

吳起為曾子弟子雖有失行而曾聞儒者之道故其行可取  
如是

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  
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燕將曰蒧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  
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單齊策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同上

考于

九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  
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說苑

尊賢

漢書賈山之祖為魏文侯博士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之

博士也漢書伏勝傳伏生故為秦博士則孔子之道已行於

魏魯秦之國矣此云博士淳于髡齊亦立博士而尊孔子矣

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

儒術于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鹽鐵論論儒

商君鄒衍固儒家後學也但稍曲學阿世耳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

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

呂氏春秋調春論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謂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目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韓非子內儲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

倦

孔叢子獨治

考于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漢書賈山傳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史記呂不韋傳

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馬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

史記孟荀列傳

客說春申君曰湯呂毫武王呂鄙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

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呂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

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

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

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



趙孫子為書謝楚

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史記龜策列傳

由是言之楚亦立博士矣

右儒教盛行于戰國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

賢士先王之道也韓非子顯學

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韓非子問辨

觀此可知儒教大行于秦故謂之眾

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鹽鐵論毀學

斯知六藝之歸史記李斯列傳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

考干

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說苑至公

案秦以武力得天下然能立博士以尊孔子之經且多至七

十人孔子之學亦盛矣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

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史記秦本紀

紀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

德史記李斯列傳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有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日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議刻石頌

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上同

諸儒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禪史記封

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

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菘稭

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諸儒既

黜不得與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上同

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

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

史記秦始皇本紀

使博士為僂真人詩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考三十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乃足

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

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

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咸陽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

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並同

或疑博士僅掌通古今豈知其皆誦法孔子乎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史記劉敬叔孫通傳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

並同上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麻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漢書張蒼列傳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魚

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

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

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

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

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吏

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

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

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

考子

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孔叢子獨治

良嘗學禮淮陽

漢書張陳王周傳

陳餘大梁人好儒術

漢書陳餘列傳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

漢書伏勝傳

右儒教盛於秦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史記孔子世家

當時孔子未一統高祖以其為一方教主故尊祀之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

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寔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

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

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

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

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

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

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隨何酈生今人以為開國辨士者而皆儒也蓋自戰國

來儒生以辯定天下故四科以言語次德行儒生無操干戈

考十

十四

之功者聞俎豆而未習軍旅蓋教之宗旨疾火攻疾滅國疾

取邑故不言兵學後世儒生爭言兵學失教旨矣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上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

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

沛公方偃牀使兩女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矣天

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史記酈生

陸賈列傳

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裳冠

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



生瞋目紫鋸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史記廉生陸賈列傳

漢高以儒不言兵且迂腐故不好猶方有事之際有僧來見自未暇見之當時見儒別一衣冠別一道術有類此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考子

十五

短衣楚製可知自楚以來至漢高皆用短衣如今泰西君相俱短衣惟神父牧師皆衣長衣故當時惟儒服乃長衣也

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皇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史記叔孫通傳

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

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郎

高祖曰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

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

並成

大業

漢書劉叔孫傳贊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  
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  
論箸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傳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裁少時嘗與魯穆  
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漢書楚元王傳

元王既至楚呂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  
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且  
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  
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  
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

考三

十五

意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  
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先王之所曰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逆謝病去並同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漢書文三王傳

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  
歷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漢書張蒼列傳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漢書曹參傳

曹參相齊時諸儒百數言治則知秦漢之際儒生固多矣



賈生名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

士史記傳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有賈生發之

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郎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列為九卿並同上

考十

十一

吳公為李斯弟子即荀卿再傳賈誼實荀卿後學也

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

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史記曰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

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

今水德始明正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

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史記

紀本

公孫臣請改正朔服色制度蓋用春秋改制五德終始亦是

儒家三統義不得以躰衍黜之

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史記編騁



儒之極者為聖儒君子所稱于禮旁皇周治之聖人也即聖  
儒也蓋儒教中之極品名號創教者不能名之只能謂之神  
人矣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  
獵書記不能為醢儒漢書賈山列傳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史記太史公自序

天官名義與七緯合亦孔學也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  
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

伏生所史記袁盎  
鼂錯列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

考干

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史記五宗世家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嬰蚡俱好儒術漢書田蚡傳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淮南子修務訓

右儒教盛行於漢初

改制考卷二十終

弟子鄒南高初校  
羅潤楠覆校  
歐集甲總校  
王覽任

六



